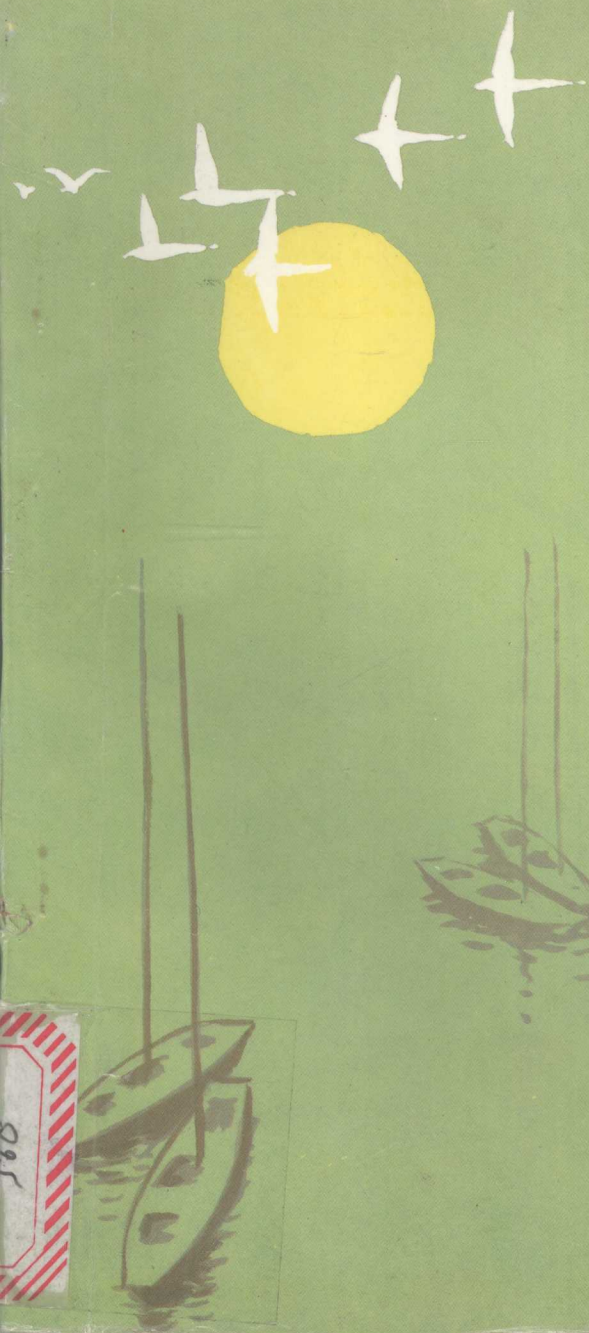


林语堂作品精选



YU-PING LIN'S SELECTED WORKS



林语堂作品精选

彭 军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247.7 / 568
(桂)新登字04号

林语堂作品精选

彰 军 编

责任编辑 赵明节 王先河 封面设计: 史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5千字

1994年6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1—8000册

ISBN7—5633—1845—3/I·088

定价: 9.50元

编者的话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学者。他出生在一个充满基督教思想气氛的家庭中，先后曾在厦门寻源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19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语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到德国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读书，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林语堂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和厦门大学教授。1927春，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同年7月到上海，开始专事著述。1932年至1935年，他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杂志。1936年，留居美国，主要从事英文写作。1966年，定居台湾，除写作以外，还兼任一些文化活动的职务。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

林语堂一生著译甚多，在他的主要著译中，中文著作有：《大荒集》、《我的话》、《进行集》、《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苏东坡传》等；英文著作有《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红牡丹》等，作品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有小说、散

文、杂文、学术专著和人物传记等。

• 本书系从林语堂博士丰富的著述中，选择了有关人生的部分和部分智语录。这些作品，从人类观念、人生态度，直到种种具体问题，诸如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无论巨细，都有着痛快淋漓的议论、简明切当的批评，充满机趣的感悟，集中显示了林氏的“魔力”所在。

全书共分为“幽默人生”、“享受人生”、“私人证言”和“妙语精萃”四个部分。虽然在“私人证言”中有时嬉皮笑脸，有时亦或油腔滑调，为编辑所不喜，但不难看出，从中提供了不少关于他本人的生活材料，可以作为他的整个社会观、人生观的印证，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博士毕竟是一个坦诚的人。

编 者

1994年3月

目 录

幽默人生

论 趣	(3)
论幽默感	(6)
家庭与婚姻	(12)
妓女与姬妾	(18)
论性的吸引力	(25)
理想的女性	(32)
恋爱与求婚	(37)
论踢屁股	(41)
中国人之聪明	(44)
课儿小记	(47)
老年的来临	(53)
人生的归宿	(63)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	(67)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	(72)
诗样的人生	(76)
灵与肉	(78)

人生快乐的问题	(81)
悠闲生活的崇尚	(86)

享受人生

论政治病	(93)
论肚子	(97)
论裸体	(106)
论躺在床上	(110)
住宅与庭园	(115)
秋天的况味	(122)
买 鸟	(124)
记钓鱼	(130)
论解嘲	(134)
论握手	(137)
乐园失掉了吗	(141)
说避暑之益	(147)
艺术与消遣	(151)
论梦想	(162)
论西装	(167)

私人证言

我未曾做过的事	(174)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177)
我要本来面目的自由	(180)
看电影流泪	(184)
我的戒烟	(187)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192)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196)
我的图书室.....	(200)

妙语精萃

爱情 · 婚姻 · 家庭.....	(206)
男人 · 女人 · 孩子.....	(216)
人情 · 风俗 · 世故.....	(225)
名人 · 圣贤 · 百姓.....	(252)
人生 · 生活 · 修身.....	(260)



幽默人生

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论 趣

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说乾隆游江南，有一天登高观海，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张帆往来，或往北，或往南，颇形热闹，乾隆问左右：“那几百条船到那里去？”有一位扈从随口答道：“我看见只有两条船。”“怎么说？”皇帝问。那位随行的说：“老天爷，实在只有两条船。一条叫名，一条叫利。”乾隆点头称善。

这话大体上是对的。以名利二字，包括人生一切活动的动机，是快人快语。但是我想有时也不尽然。大禹治水，手足胼胝，三过其门而不入，不见得是为名为利吧。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就显然不为名利。他们是圣人贤人，且不说。我看至少有四条船叫做名、利、色、权。世上熙熙攘攘，就为这四事。色是指女人，权是指做事的权力，政权在内。不爱江山爱美人，可见有时美人比江山重要，不能不说是推动人世行为的大动机大魔力。有能力或权力做出大事业来，不为任何力量所阻挠，为事业成功，也可成为人生宗旨，鞠躬尽瘁做去。为名利死，为情死，为忠君爱国死，前例俱在。

只是有时一人只想做官，不想做事，这就跟一般商贾差不多了，只怕利禄熏心，就失了人的本性。能够通脱自喜，做

到适可而止，便是贤人。但是排脱最不容易。以前有位得道的大和尚，面壁坐禅十年，享有盛名。一日有一位徒弟奉承他说：“大师，像你做到这样超凡入圣，一尘不染，全国中怕算你是第一人了。”那大师不禁微微一笑。这也可见名心之难除也。

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曾说到这一层。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就由趣字得来。巴士特（Pasteur）发明微菌，不见得是为名利色权吧。有人冒险探南极北极，或登喜马拉雅山，到过人迹未到之地，不是为慕名，若是只为图个虚名，遇到冰天雪地，凉风刺骨一刮，早就想“不如回家”吧。这平常说是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科学家发见声光化电，都是穷理至尽求知趣味使然的。

我想这趣字最好。一面是关于启发心知的事。无论琴棋书画都是在乎妙发灵机的作用，由蒙昧无知，变为知趣的人，而且不大容易出毛病，不像上举的四端。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顾凝远论画，就是以天趣、物趣、人趣包括一切。能够潇洒出群，静观宇宙人生，知趣了，可以画画。名、利、色、权，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就做到如米颠或黄大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

青年人读书，最难是动了灵机，能够知趣。灵机一动，读书之趣就来了。无奈我们这种受考试取分数的机械教育，不

容易启发一人的灵机。我曾问志摩，“你在美国念什么书？”他说：“在克拉克（Clark）大学念心理学。就是按钟点，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念了什么书！后来到剑桥，书才念通了。”这就是导师制的作用。据李考克（Stephen Leacock）说，剑桥的教育是这样的。导师一礼拜请你一次到他家谈学问。就是靠一支烟斗，一直向你冒烟，冒到把你的灵魂冒出火来。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就是这个意思。灵犀一点通，真不容易，禅师有时只敲你的头一下，你深思一下，就顿然妙悟了。现代的机械教育，总不肯学思并重，不肯叫人举一反三，所以永远教不出什么来。

顾千里裸体读经，是真知读书之趣的。读书而论钟点，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李考克论大学教育文中，说他问过第四年级某生今年选什么课。那位说，他选“捐客术”及“宗教”两课，每周共六小时。因为他只欠这六小时，就可拿到文凭。“捐客术”及“宗教”同时选读，实在妙。但是这六小时添上去，这位就会变为学人了吗？所以读书而论钟点，计时治学，永远必不成器。今日国文好的人，都是于书无所不窥，或违背校规，被中偷看水浒，偷看三国而来的，何尝计时治学？必也废寝忘餐，而后有成。要废寝忘餐，就单靠这趣字。

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

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这稍微恢复我对他的信仰。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的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梯芬李可克（Stephen Leacock）代表加拿大；却斯透顿（G. K. Chesterton）已经死了，可是伍德好司（P. G. Wodehouse）或爱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Will Rogers）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也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劳勃本区雷（Roubert Benchley）或海胡德勃朗（Hey Wood Broun）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她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的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业。你会不会想像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或甚至计谋一次战争。幽

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做。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想。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的错误的，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勃朗宣称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可以看见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道歉，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在愚蠢和愚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装得战战兢兢、胆怯、拘束、谨慎的样子，便不成其为外交家。——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我们大家都充分地潜藏着这所谓幽默感的东西。当欧洲大战的爆发，真在一发千钧的当儿，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经验”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拘束、谨慎的模样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务”人类的外交家，在他们被派遣到会议席上去时，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行程中，拨出十分钟的辰光来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

体外交家必须参加，那么任何战争依旧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地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